

# 红豆杉旁的泥屋

周建新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红豆杉旁的泥屋

周建新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豆杉旁的泥屋 / 周建新著.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78-2169-4

I. ①红…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5780 号

## 红豆杉旁的泥屋

周建新 著

---

责任编辑 沈明珠 白小平

封面设计 天 昊

责任校对 张春琴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天昊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7 千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169-4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的根，所以我要落叶归根。

——题记

## —

时隔三十五年，杭州老知青黄梦怡突然回红岭村了！

三十五年前，在红岭村插队落户的黄梦怡返城回了杭州。

三十五年后的这天，她是一个人来的。先坐火车到江山城里，再乘公交车到枫溪镇，然后步行十公里机耕路才到红岭村。

红岭村已今非昔比了，当年好多泥墙瓦房或茅草屋都变成两层或三层的楼房了。但楼房挺难看的，想必建楼房的村民没等房子完全建好，老底便掏空了，连粉刷外墙的钱也拿不出，所以满眼都是像剥了皮的怪兽——一幢幢的楼房都是赤膊墙。还好青山依旧，小溪依旧，村后的那棵四五人才能合抱的、活了五百年的红豆杉依然耸立，尤其令她欣慰的是，红豆杉旁的那栋泥墙瓦房还在……当她拎着旅行袋站在村后红豆杉旁的泥墙屋门前的时候，不禁感慨万端，眼睛一下子被泪水模糊了。

老一辈村民的记忆里，只有三十五年前那个性格开朗活泼可爱的女孩，那个能歌善舞爱说爱笑的杭州姑娘，那个同时让三个小伙子争风吃醋的美人儿；而如今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五十五岁的陌生女人，一个像迷了路误入小村的黄脸婆，一个莫名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她也和这个村子一样今非昔比了。当拎着旅行袋，满身疲惫满心苦涩却满面笑容的黄梦怡从村外走进来的时候，已经没人能认出她就是当年下放插队到他们村子里的那个杭州女知青黄梦怡了。可让村民都觉得奇怪的是，这位尚存风韵的陌生小老太，仿佛全村男女老少都是她的亲戚，尽管那时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她一路走来见人都客气地用半生不熟的江山话问“吃了没有”，或说“身子骨可好”啥的；更令人诧异的是，每见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她都知道老人姓

啥名谁，如“陆家大娘”“德顺大叔”“桂花婶”等等，一个个被她喊得张着嘴巴傻瞪着眼，心里盘着一个大问号：这个能掐会算的半老女人是何方神圣？

大问号很快就被扳直了。“不记得了？我就是当年那个杭州小姑娘黄梦怡呀……哦，三十五年了，老了，当然不记得了。”

的确，三十五年时间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风霜，能让鲜活艳丽的花草树木凋零枯萎，同样，也能让如花似玉的年轻人变老变丑。那时，他们一个个都是水灵姣美的姑娘、生龙活虎的小伙啊，可如今，却一个个都变成了饱经风霜的老茄子老丝瓜了，皱巴巴蔫塌塌。不过，城里女人与山里女人有些不同，城里女人似乎老得慢一些，在黄梦怡的身上还可看到一些风韵，而跟黄梦怡差不多年纪的山里女人，风韵却荡然无存了。怪不得年轻的山里女人都想做城里女人，一个个都不顾一切地跑到城里去打工了，她们在拥挤的城里打拼，构想着有朝一日在城里买套房，然后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孩子都被送到镇上念书了，村里只剩留守家园的老茄子老丝瓜了。此时，这些老茄子老丝瓜们都睁大双眼，像辨别真假钞票似的盯着自称为黄梦怡的女人看，还上下地打量。许久，一位不仅眼神特好，记忆力也特好的老太太终于像发现真钞票似的惊叫起来：

“没错儿，你是梦怡姑娘！瞧瞧，她眉头上的那颗美人痣，俺记得！”

最先认出黄梦怡的老太太叫桂花婶。老茄子老丝瓜们经桂花婶一提醒，很快一呼百应，都恍然大悟地拍着手拍着脑袋拍着大腿地说出同一句话：“真的是梦怡姑娘！”尽管黄梦怡已五十五岁是个有外孙女的外婆了，但红岭村人的记忆仍停留在十七八岁时的黄梦怡身上。纯朴热情的桂花婶忙不迭地拉起黄梦怡的手，仿佛拉着离家几十年才回娘家的女儿，热泪盈眶，

唠个没完。黄梦怡也激动得一把抱住身子萎缩得像捆柴但精神矍铄的桂花婶，连连说：

“桂花婶，我对不住您。三十五年了，一次都没来看您。您还好吗？”

桂花婶是黄梦怡的东家，黄梦怡插队落户红岭村三年，一直住桂花婶家里。她和桂花婶一家相处得像一家人，桂花婶把她当女儿，黄梦怡把她当亲婶子，一个叫“梦怡姑娘”，一个喊“桂花婶”，都叫得很亲热。桂花婶有一儿两女，黄梦怡返城时，她的两个女儿春芬、春梅都已出嫁，可老大春喜都二十五六了还不知丈母娘在哪。那时才四十五的桂花婶已为娶儿媳的事愁白了头，她天天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地使劲想，在她家搭伙吃饭的这个杭州美人有朝一日能成为她的媳妇。她的心思黄梦怡早已读懂，可那时黄梦怡的心里已装下了另一个村的杭州男知青，这个男知青就是她第一任丈夫、后来又当了陈世美的冯兴泽……这是旧话了，现在不提。热泪盈眶的桂花婶像怕被人抢走似的，赶紧一手拎起旅行袋一手拉着黄梦怡直往自家方向走去，嘴里不住地唠叨：

“婶子好想你哩，原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走走走，还跟你当年一样，和婶子住一起。”

有个老太不服气地冲着桂花婶叫嚷：“桂花，这回人家梦怡姑娘可不是来插队的，凭啥一定要落户你家？”

又有一个老太尖酸刻薄地挖苦道：“俺说桂花，你咋好意思让杭州来的贵客住你的破庙呢？”

随后便引起一阵哄笑。

此间有几位老太婆热情地邀请黄梦怡住她们的家，她们神气地炫耀自己的楼房干净又敞亮，比住桂花那破庙舒服多呐，可因桂花婶与黄梦怡有这层关系，也就不跟她抢了。几个老实

本分的老头若无其事地站一边，他们只看热闹不多嘴，似乎这是一出只与老女人有关的久别重逢戏。

有个大嫂指着手上拎的旅行袋几乎拖着地的桂花，打了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大家看啦，像不像黄鼠狼拖鹅啊？”

又一阵哄然大笑。

黄梦怡马上接过桂花婶手里的旅行袋，自己拎。桂花婶却摆出一副不跟她们一般见识的气度来，不亢不卑地回敬她们：

“俺的破庙虽比不上你们的楼房，可冬暖夏凉，蚊虫又少，住人舒服着哩。”

她把脸转向黄梦怡，恳切地笑问道：“梦怡姑娘，你该不会嫌弃俺的破庙吧？”

黄梦怡“噗哧”地笑了，她答非所问道：“您的破庙……莫非就是红豆杉旁的那栋泥墙屋？”

桂花婶心里一沉，脸上的笑也僵住了，她小声地应道：“嗯。”

笑吟吟的黄梦怡连说两个“好啊”，然后自言自语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谢天谢地！泥屋还在。原以为它已魂兮归去……”

黄梦怡说了这番像禅语一样的话之后，又认真诧异地问不知其意的桂花婶：“这么说您现在还住那泥墙屋？”

桂花婶一下子自卑起来，脚步仿佛沉得挪不动了，诚惶诚恐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声音小到仿佛一只蚊子飞过，她“唉”地轻叹一声后，几乎不抱希望地说：

“婶子穷盖不起新楼房啊，只好将就将就，还住老祖宗留下的破庙，让你笑话了。梦怡，如果你嫌弃，俺也不强留了，你是稀客，该住好地方……”

“啥稀客哟，桂花婶您见外了。我喜欢您的泥屋，我和泥



屋的缘分深着哩。我要和它重续旧缘。桂花婶，走吧。”

黄梦怡读懂了桂花婶恳切希望自己住她家又担心被嫌弃的矛盾心理，而此时她感觉到，此地仍像三十五年前一样，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此地的村民便是桃花源里淳朴善良的村民了。黄梦怡欣慰无比，觉得自己的主意和老伴的决定都没错，是该把自己和老伴的后半生交给这个地方，而且愿意在这里老死，甚至愿意将自己和老伴的骨灰也埋在这里。

仿佛自己的一个迫切要求得到了许可，桂花婶喜笑颜开地说：“俺说嘛，梦怡姑娘咋会嫌弃婶子呢？”又屁颠屁颠地拉着黄梦怡往她的破庙走去。

远远地就见到半山坡上那棵傲然屹立了五百年、颇具王者气派的红豆杉了，那栋低矮破庙般的黄泥墙屋依偎在红豆杉旁，像一条忠实的小黄狗依偎在一位健硕挺拔的老人身边。它们打开了黄梦怡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让她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黄梦怡不知不觉地跟着桂花婶爬上了坡，来到红豆杉下，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像拥抱老情人一样深情地拥抱红豆杉，泪水很快打湿了她的双眼，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向它诉说，嘴里说出来的却只有一句特有情义的话：“亲爱的红豆杉老人家，您想我了吗？”

桂花婶完全被此情此景感动了，她兴奋地替红豆杉回答了：“想，肯定想，它和俺一样想你哩。”

一条小黄狗冷不丁朝黄梦怡“汪汪汪”地叫，桂花婶呵斥了一声，小黄狗便见风使舵地朝黄梦怡摇尾示好了。

黄梦怡随桂花婶跨进了她曾经住了三年的泥墙屋。她吃惊地发现屋里的摆设几乎与三十五年前一个样，不同的只是堂屋多了一台低档的旧冰箱，卧室里搁了台不知牌子大脑袋似的电

视机，其余一切几乎都保留着三十五年前的原貌，包括厨房和猪圈，还是在原来的位置。靠近红豆杉的那间是黄梦怡曾经住过的，如今已成了杂货间，摆满了谷扇箩筐簸箕破椅子等家什农具，灰尘蜘蛛把它们全霸占了。黄梦怡呆呆地望着它们，脑海里出现的是原来自己简陋却整洁温馨的卧室。但有一点让她欣慰：板壁上糊着的报纸依然在，只是报纸发黄沾上了灰尘；窗口的泥墙上原是她床头的上方，那幅让她百看不厌的杨子荣的宣传画依然在，只是一角脱落下来，但清晰可见杨子荣瞪着的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仿佛在责问她为何一去杳如黄鹤，狠心将他抛弃。

桂花婶赶紧解释为何她的房间会变成如此乱糟糟的杂货库。黄梦怡没去想曾是自己的房间为何变成如此杂乱，却为桂花婶的困境心酸喟叹：“改革开放的春风咋没吹进来呢？”

接着她马上意识到了什么，问道：

“咦，家里就您一人住？春喜呢？成家了吗？还有陆大叔呢？”

桂花婶怔了一下，长长地“唉”了一声，然后幽幽地说：

“俺家穷你是知道的，有哪个女孩肯嫁俺春喜呢？春喜三十五岁那年，有人给他介绍了凤林的一个寡妇，寡妇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寡妇只一个要求：若春喜愿做上门女婿就嫁。俺和春喜都去了寡妇的家，俺母子都满意，到这时候俺母子哪能挑肥拣瘦？这事就这么定了，春喜就去凤林跟寡妇过了。”

说到这里，桂花婶撩起围裙边擦眼睛边哀伤地说：

“俺命苦哇。十年前，老头子上山挖黄精，不慎掉进了悬崖……当村里的后生找到他时，早断了气。唉，都十年了，不提他了……饿了吧？婶子该做饭了。”

桂花婶炒了一盘鸡蛋、一盘土豆、一盘山药，这三样菜都是黄梦怡爱吃的，三十五年了，桂花婶居然还记得，黄梦怡感动得觉得她就是自己的亲娘。俩人像对母女边吃边唠嗑。桂花婶问她，她走了三十五年了都没来过，今天咋会一人突然又坐车又走路的从杭州大老远跑到这山旮旯里来呢？黄梦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反问她：“这儿算不算我的家？”

桂花婶不假思索地说：“算啊，你在俺家住了三年哩。”

“假如我再在你家住三年，您愿意吗？”

“愿意，一百个愿意！俺正缺个伴呢。”

“假如住三十年呢？”

桂花婶觉得她的玩笑开大了，装出有点不乐意的样子说：

“你别逗俺了，俺知道村里俺最穷，说不定让你住三天就吓跑了，还三年、三十年……哎，你还没告诉俺，今天究竟为啥跑来呢？俺觉得你不像特地来看俺老太婆，准是有啥事。”

黄梦怡收住笑，认真地说：

“桂花婶，实话告诉您吧，我确实不是特地来看您的，而是来和您商量一件事。刚才您也承认了，您家也是我家，红岭也是我的家乡，俗话说落叶归根，我要带着我的爱人回红岭，度过后半生……”

“梦怡姑娘，俺不信。不要说是你爱人，就是你自己也不可能！”桂花婶摇着头觉得好笑，却笑不出来，心里犯嘀咕：“一走就是三十五年，今天她却突然风风火火地来了，说出的话又莫名其妙，莫非她受了啥刺激……”想到这心里一沉，便仔细地打量起黄梦怡来。桂花婶虽是年逾七旬的老妇，但她人老眼不花，耳不聋，脑子也不糊涂，可对黄梦怡的这番有悖情理的话也无法理解。

黄梦怡似乎看出了桂花婶的心思，便苦笑了一下，叹息道：

“唉，桂花婶，我的命也不好啊。”

桂花婶满脸疑惑地望着她，在她粗浅的意识里城里的女人就是天堂里的女人，能做城里的女人都是幸运幸福的，何况黄梦怡是杭州大城市里的女人。她把心中的疑惑变成了一句话：“你的命咋不好呢？”

黄梦怡长叹一声后，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像关在笼子里的野马一般的情绪，泪水和话语一齐奔涌而出，她如诉如泣道：

“那年我返城回到杭州后，进了丝厂，做了一名剿丝工，不久和冯兴泽结了婚，很快有了一个女儿。冯兴泽原分配在杭州一电机厂做宣传工作，因为有文化，文章又写得漂亮，深得领导欣赏，很快被重用提拔当了厂里的宣传部长。谁知他地位一变人也跟着变了，背着我跟他们厂的一个美女打得火热，等我发觉后那美女已被负心郎生米做成了熟饭，他逼着我跟他离婚，我一气之下要跑到电机厂去闹，半路上却被好姐妹拦住了。好姐妹说你要冷静，闹是没用的，冯兴泽已背叛了你，这样的婚姻留着有何意思？不如快刀斩乱麻，你走你的独木桥，他走他的阳关道，各走各的道……就这样我跟他一拍两散，女儿归了我，从此我俩相依为命。两年后，好心人牵了线让我认识了一个叫杨俊华的邮递员。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杨俊华心地善良有情有义，可以托付终身，所以杨俊华成了我的丈夫，一直到现在。

“本来我们一家三口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可是后来我下了岗没了工作，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可这没什么，活人岂能让尿憋死？后来我又找到工作做了导游，虽然每天东奔西跑的很辛苦，但收入不错，日子马上好起来。更让我高兴的是女儿的成绩一直很好，2005年考上了北大，原来一起插过队的老知青们都来我家祝贺，大家都说算我的孩子最有出息，我心里像

吃了蜜似的甜呐。

“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本来我和丈夫打算退休后去北京女儿家居住，我女儿已在北京成家，外孙女上小学，我和老伴可以接送外孙女，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万万没想到，灾难偏偏在这时候降临到我们头上。就在半年前，我丈夫被查出了肺癌，杭州和北京的医生都说他活不了一年，假如开刀化疗可以多活一两年，但费用相当昂贵。我和女儿女婿都不在乎钱，愿意砸锅卖铁给他治病，可我丈夫坚决不做手术不化疗，宁愿在家等死，真拿他没法子。后来，我想到我曾经插队过的你们红岭村，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没污染，是天然氧吧，也是疗养的好地方，便给他出了个主意，表示愿意陪他来红岭村居住，说不定病情会有所好转。丈夫很乐意，说干脆把杭州的房子卖掉来红岭村落户吧……”

黄梦怡一口气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像竹筒倒豆子似的全倒了出来。在她讲述过程中，爱唠叨的桂花婶居然没有插嘴，嘴里只是“哎呀”“哎哟”“哼”“呸”地表示惊讶、同情、气愤和鄙视。这时，她才知道城市里也有像她一样苦命的女人，她才知道黄梦怡为什么相隔三十五年后会突然来红岭村，她才知道黄梦怡没因受到刺激而不正常。桂花婶没有插嘴是她暂时把肚里的话憋住了，等黄梦怡竹筒倒豆子似的一讲完，她肚里的话就倾泻而出了。她先把那个做了陈世美的冯兴泽骂了个狗血喷头，骂了一通冯兴泽后，便同情起黄梦怡的不幸来，眼泪鼻涕的一大把，擦都来不及擦，然后她又骂天骂地，骂老天无眼大地无情，专把祸害投给好人。骂了一通感叹了一番后，桂花婶转悲为喜，欣喜地对黄梦怡的主意和决定大加褒奖，她欣喜地说：

“这真是缘分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还能和你

做伴。来吧，婶子巴不得你快点住下来，婶子正缺个伴呢。嘿嘿。”

可她马上又担忧起来了。她环顾左右，自惭形秽地唠叨起来：

“唉，瞧俺这屋哪像人住的？从前你不嫌弃，那是因为从前大家都一样穷，谁也不比谁好到哪里去。现在家家户户都争先恐后地盖楼房，就俺家盖不起……早些时候俺春喜还没成家，老头子还在，俺和老头子也想拆了这泥墙屋盖幢楼房，没钱就去借呗，等盖了新楼房再给春喜张罗对象，兴许能成。可听老辈人说五百年的红豆杉已成精了，它身旁的泥墙屋不能动，动了就伤了红豆杉的精气，会遭报应的，所以就打消了这念头……别人瞧不起这泥屋，其实它冬暖夏凉，俺把它当个好窝，住着舒服哩。梦怡姑娘，俺知道不能让你住俺这泥屋，俺寻思，你和友娟好得像亲姐妹，友娟家也盖了三层新楼房，等下俺带你去她家……”

“不用带了，俺不是来啦？”

桂花婶话音未落，门外的人未进屋声音就蹿了进来。只见一个剪短发的胖大妈毫无顾忌地闯进来，她后面跟着三个年龄相仿的半老太婆。胖大妈毫无顾忌地冲着黄梦怡走来，叫着黄梦怡的名字，且又笑又拍肩膀的，亲热得像黄梦怡的亲姐妹。黄梦怡一时半会没认出，胖大妈急了，一拳插在她的肩膀上，装出很生气的样子说：“怎么？认不出来啦？真是贵人多忘事！”

桂花婶赶紧给她介绍：“她就是刚才俺提起的毛……”

“哦，知道了，毛友娟！”黄梦怡抢答似的脱口而出。她夸张地睁大眼睛惊呼：“天呐，你咋变得这副模样？想当初你可是棵芝麻秆啊，现在变成了水桶，如何叫我认得？要怪得怪你自己了。”说罢，她拉起毛友娟的手马上像亲姐妹似的亲热起来了。

毛友娟把黄梦怡仔细打量了一番，也惊呼起来，惊呼她皮肤还是那么白皙，身材还是那么苗条，羡慕她的命好。像怕搅了难得的如此美妙感人的气氛，黄梦怡苦涩地摇头却不言语。和毛友娟一起来的还有刘小莉、许爱芳、杨慧芬，桂花婶正想开口介绍，毛友娟马上阻止她，让黄梦怡猜。这回黄梦怡一猜一个准，三个名字与三个人全对上了。黄梦怡偏偏没把最好的姐妹毛友娟认出来，毛友娟心里觉得好委屈，本想说句不好听的话报复她，可想到自己“芝麻秆”变成了“水桶”，只能怨自己，怪不得人家，就把到嘴的不好听的话咽了回去。

久别后喜相逢，一时间，老太婆们嘻嘻哈哈有说有笑有哭有叫地闹开来。

闹过之后，自然老姐妹要问黄梦怡不请自来的缘由。黄梦怡的心便沉重起来，但她还是把心窝里的话掏给了曾经的好姐妹。先得知黄梦怡不请自来缘由的桂花婶嘴便闲不住了，像个讲解员似的时不时地插上一两句，甚至喧宾夺主地抢先替黄梦怡说了，还有点神气哩。

桂花婶的多嘴黄梦怡并不计较，有时像累着了似的故意让桂花婶替自己说。也许老女人也想满足一下自己的一点可怜的虚荣心吧，桂花婶更来劲了，像在说她自己的身世。她不失时机地炫耀自己与她们的不同之处，她与黄梦怡的关系比任何人都铁。起初姐妹们嫌老太婆多嘴瞎胡闹，要她别插嘴听黄梦怡讲，心急的毛友娟还拿眼光戳她，可黄梦怡特地让桂花婶说，毛友娟也不再阻止随她去了。

姐妹们原以为从山沟沟回到天堂杭州的知青，该美滋滋地过着好日子，可都没想到她竟会遭受如此厄运，惊讶、唏嘘、叹息、同情、伤感，她们的心情开始难受，甚至沉重起来，笑声匿迹，说话的声音也轻了，还沉默了好一会儿。也许觉得一

次难得的相逢，不该出现如此令人不快的场面，毛友娟像记起了什么，打破了这短暂的沉默：

“桂花婶，俺在门外听见您要带梦怡来俺家住，对吧？”

桂花婶点点头：“是这个意思。不用讲你也知道，俺怎么能让梦怡住俺这破庙呢？”

“好啊，现在就去俺家！”说着毛友娟就去拉黄梦怡。黄梦怡没挪步，她凄然笑道：“不急，我有事要和桂花婶商量。”

桂花婶奇怪地望着她，问：“有啥事跟俺商量？你说。”

黄梦怡也不顾忌她们，终于把此行的目的说了：

“我和我爱人已决定到你们村住了，还像三十五年前插队时那样在桂花婶家落户。但我俩一落户下来就不想回去了，一直在这里终老。不知桂花婶欢不欢迎我们老两口？”

心直口快的毛友娟马上反对：“梦怡，以前俺们两个最好，要住也该住俺家呀。俺家是三层楼，可比这破庙舒服多了。”

另三个老姐妹都赞成毛友娟的意见。许爱芳说：“以前安排你住桂花婶的破庙是要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又没人让你再受教育了，况且俺们都盖了楼房，住俺家俺举双手欢迎。”杨慧芬也不甘落后，表示愿意让黄梦怡住她家，房间任其挑选，保证全家没意见。刘小莉说只要梦怡愿意她没得说。

黄梦怡感激地说：

“你们的好意我都领了。可你们误解了，我不是不愿意住你们家，我知道你们都盖了楼房，条件当然比桂花婶的泥屋好多了，可是我和我爱人还是决定住当年我插队时住过的桂花婶的泥屋，我和桂花婶的泥屋的感情你们都无法理解。所以大家都不要争了。”

“在你眼里，俺的小洋楼还比不上桂花婶的破庙似的泥屋？瞧那头还有猪圈、鸡舍的，乱糟糟臭烘烘，俺的确难以理



解……”毛友娟摇头又叹气，觉得黄梦怡这人真怪。

许爱芳哭笑不得地讥讽道：“兴许大城市里的人高楼住腻了，特地来俺这里换换口味住泥屋呗。”

“换口味也不至于来受这样的苦吧？”刘小莉也觉得黄梦怡是个解不开的谜。

“当然，我不是就这样住进去。我想把这泥屋装修装修，钱由我来出，不花桂花婶一分钱。”黄梦怡胸有成竹地告诉她们，“装修后的泥屋，可不是你们说的破庙了。”

“梦怡姑娘，你要给俺的泥屋装修打扮？”桂花婶喜出望外。

“嗯，您同意啦？”黄梦怡明知故问。

“这天大的好事俺咋不同意呢？装修……恐怕要三五千吧？”桂花婶替她着想起来，“若花那么多钱打扮俺的泥屋，俺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毛友娟笑了，她说：

“三五千？你以为是给你装修猪圈？告诉你吧，没三五万的成不了，俺新楼房简单装修一下就花了五万多。别小看装修，可是无底洞哩。”

桂花婶吃了一惊，担心地望着黄梦怡，说：

“太费钱了。梦怡姑娘，要不，就装你的一间卧室吧？”

毛友娟马上替黄梦怡回答道：

“装修一间哪成。桂花婶真是小鬼没见过大馒头。三五万的没问题，你没听说人家为了在俺村长住把杭州的房子都卖掉了吗？杭州的一套房子少说也能卖个一两百万吧？这点小钱算啥呢？所以呀，桂花婶，你就把心放回肚里吧。”然后像求证似的问黄梦怡：“梦怡，俺说的没错吧？”

黄梦怡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她满不在乎地说：

“装修的钱完全不用你们操心，现在不比从前，为省钱将